



1 曾 4  
622  
5



門僧4  
孫  
卷  
692  
子

東觀奏記  
一卷

一  
卷  
東  
錄  
奏  
略

東觀奏記卷上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既死后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爲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卽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卽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畱光奉朝謁

后或以光生計爲憂卽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  
酷卽位後誅勦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  
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  
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  
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旣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  
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旣入上大怒宰臣白敏  
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  
孫迨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  
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

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  
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  
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  
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孤絢爲山陵禮儀使秦  
皞爲判官皞又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坐景陵龍輶行次  
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唯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  
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  
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  
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絢見汪湖  
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

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爲相時人咸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脩禮部尚書德脩憲宗朝宰相吉甫子也吉甫薨太常諡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貶開州別駕寶厯中仲方徵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列連收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

徒平章事上卽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

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爲右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庭裕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荀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元爲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爲都虞候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見之淄青去京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盧仍

許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音聲人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萬壽公主上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昏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姻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

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即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檉木小函子來扇鎖甚固謂敏中曰此盡鄭郎記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啓益感上聽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陳鐔消憂閣靜話上恩泣道此事盡以示錯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

失名

琮待之厚琮任西川

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劾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一日密於琮曰相公將有齟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爲植

子都下買宅生生之計無缺焉植至闕方知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勝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珏德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卽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尙書李珏爲檢校尙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

母以孝聞弱冠徒步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爲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允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雁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材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已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丞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

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入召入內廷珽未嘗私焉訓注  
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爲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  
涯等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服珽守正之祐徵爲戶部侍  
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  
政者陳奩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珽與嗣復論地胄  
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宰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  
而已文宗將晏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爲記建桓立順  
事由兩軍穎王卽位貶昭州刺史上卽位累遷河陽三城  
節度使吏部尙書至是崔戰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  
薨諡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右  
前後無一人立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  
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閑話矣自是詢問里閑事話  
宮中燕樂無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  
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長憂卿負朕撓法度後不得  
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  
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而汗流洽背  
李廓爲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  
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  
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卽擢爲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孔溫業  
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  
不育居朝矣至理之世宰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妝者赫怒歸宮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十人主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

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卻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中答之集

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後舉酒者

說言學士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馮緘答收僕者是答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絢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伎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下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明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卽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瓘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為文思院上英睿好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璵除嶺南

節度使間一日已命中使領旄節給事中蕭做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璵宅卻喚使來旄節及璵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參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頌誥已數日卻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贇有亢宗之分上初卽位元贇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贇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贇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汪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修薄妻

孥爲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謨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中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值便中請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跽謝卻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下有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樂聽政之暇常賦詩九重科名大中十年鄭灝知舉後上索科名記灝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鸞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遠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土方俟無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仰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河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子孫下有闕文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旣福

刑尅師有傳受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遣之

司封員外郎克史館脩撰權審於衢路突尙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諧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口就列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復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爲康州參軍馳驛發遣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朝有期國恤仁瞻不易其日憲司論糺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上終

東觀奏記卷中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學士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識下落為復仍舊上意貴迎祐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入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始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歷

東觀漢記卷中  
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喻旨上曰但擇一拜官  
日卽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爲相秘  
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爲將係鳳翔從事湜卽瑑舊僚  
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  
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  
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湜旣入相深有昇平之望與慎由  
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王夷  
甫當衰晉之末崇尚虛浮祖述流品終致中原板蕩晉室  
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  
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  
罷爲東州節度使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  
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  
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援以  
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鄭魯發後除改  
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辰上題此  
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  
直學士蕭寘曹確令繼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湘水  
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  
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取方沈  
約耳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衰執政乘之有

東觀漢記卷中  
出爲浙西觀察使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兆尹鋤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挺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河南觀察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爲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

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尙有羨緡郢進澳連書尉兩上下考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庄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於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庄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放也且與送錢納租頃刻而租足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三等以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

焉至是澳膀日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上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覆盡繼經營與學雄文例捨於真才寒素增年矯日盡取於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謫且李英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其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

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爲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此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敖及第並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懼遂此釐革蓋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會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聖迹悵望久之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卽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王侯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出亦志一時之事實牛藜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藜自司勳

員外爲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懲否蔡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卿服紫綦退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爲服必有進止上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詢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綬苗格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曰有事不當

卿能駁還職業旣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右請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輿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卽與十道四番志博更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而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別有業在南陽召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中事也君上親總萬幾自古未有

上按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



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辰一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宰執以懷州刺史關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職不合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搥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甚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尹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

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為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

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於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貶嶺外佐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塵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永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辯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給

東觀漢記卷中  
之求刺史盡納賄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  
九流天德乾祐竄嶺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具宴遊密召無所  
間隔惟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白吏部員外召入內廷改  
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  
昌裕自禮員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  
中知制誥動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阜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  
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  
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跡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  
舍人韓宗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尙書楊漢公

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  
考三代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嘲人言未息既起風波  
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至大中十三年漢公  
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輿裔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卽位  
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  
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僚上因  
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輿裔綽曰卿凡有駁議  
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裔綽前曰同州是太宗  
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爲子孫尤須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  
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入此人上變  
色而迴馬翌日裔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副使苗名與庭裕家諱同責同子嚴不避馬擒至口

答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

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紹福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

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於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

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弃市

藍田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宏文館直學士給事

中蕭倣鄭公輿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

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進於忠節

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

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冤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

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

士林禮法嚴整以韓皋柳公綽柳仲郢為首稱一旦子稱

不孝簪組歎之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於

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

之放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瀉言瀉曰李衛公犯眾怒又

崔魏二丞相崔鈺魏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言異同未可

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

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

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授禍明日入中書具

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名與今上

御名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敕曰以藝文擢居近密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爲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銜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

監脩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脩撰直史共四員準故事已通籍者爲脩撰未昇朝者未直館伏以脩撰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範涇陽縣尉李節勒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澳並充史館脩撰通籍爲四員分脩四季之事

終

東觀奏記卷下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尙書刑部郎中柱國賜金魚袋唐枝將仕郎守尙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覆而臨事或非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尙列彌綸是宜竝分符竹善綏周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甲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吏部侍郎兼判尙書銓事裴諗尤授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纘尤授秘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詞科趙拒等十八

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者眾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巖薛訢李詢古敬翊以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惠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選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溫庭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先鎮考官下關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上銓為宜考官不合坐宏詞趙拒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口遂之盡覆去初日官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禮部侍

郎聞而憂焉至自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誠為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李訥為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狷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責監軍使王景宗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戍臣失律監軍皆從坐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實衢路衝之朗列奏上詔敬實面語敬實供供奏官例不避上曰衛天

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剝紫綬配南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曰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廉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已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鏡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

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鄰道兵送赴任宛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以穆宗為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猶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親事七廟宜重昇代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七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銜穆宗深謂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皋為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元玠誣奏皋謀叛函首以進闕朝公卿面折庭爭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元玠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勵離闕日病腳已蹠  
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卻平上詰之遂具爲上說羅  
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焉驛詔軒轅集赴京既  
至館於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爲言上  
曰軒轅道人口不言世事卿勿以爲憂畱歲餘放歸授朝  
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  
幾年集曰五十年上聞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偁偁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爲御史大夫視  
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膚捐王覲不稱職請  
移他官孜爲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邵郎中韓瞻俱  
聲績不立談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近遠延陵  
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爲  
我廉潔奉公綏輯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遠人  
無聊卽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懾失序  
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衆爲亂攻陷剡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上用  
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式之任式  
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爲壻連拜秘書省拔書郎右拾遺賜緋  
左補闕賜紫尙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  
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此恐不

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廉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中赴邠寧行營幸與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札一副與敏中言君臣注倚之分崔鉉赴鎮南淮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每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對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竟不賜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下實死其事上

卽位追感承口死於忠義擢其子士下至顯

賁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不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為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過事無沸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咸飾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大厚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回驛候誠意誠又瀝血輸啟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卻吏貨之東頭醫官李元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之正堂元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



六宮元伯燒伏大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元伯之罪也懿宗卽位元伯與山人王岳道士盧紫芝俱弃市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郢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克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卽位後其事遂寢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於嶺外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建一節往鎮一方於是安帖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輒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就

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飾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勳朝廷用宋州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璩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謗者言璩虛署官名廣占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度支奉狀言漬汚正段誤書清汚上一覺異之樞密使承

東觀漢記卷下  
旨孫隱中謂上未省也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赫怒勘  
添改表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  
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扉稱賀上前聲容朗緩  
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殿庭奠遠自樂懸南步至殿  
亦八十矣復爲百官首含元殿庭奠遠自樂懸南步至殿  
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公權誤日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  
舊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愨引故事見執政以  
禮院雖係太常寺博士自專事無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

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今銖重罰禮生者違典故丞相以  
銖夙德唯唯而已銖老吾老不能退一旦爲後生所辱遂  
乞罷

敕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  
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尙有前席  
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隋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  
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  
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  
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  
才高卻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  
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

死商隱守義山文學宏博賤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  
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昇於三庭而庭筠亦栖栖不  
陟第下有者以文學爲極致已霸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  
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上  
便殿閱之仍月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便押赴  
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官拜  
疏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祖  
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覺闕儀今排比是是  
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

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  
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言居安慮危乞留  
聖慮朕聞此語決爲遊幸華清之行矣官召兩省官說我  
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  
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點檢按吏部尙書充劍南西川  
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旣出孜受麻  
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  
始令通事舍人休瀚亦在館候命

上自不豫宰執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  
卿裴詡宣素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醫瘡方士院生對於

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璧爲記三內臣皆上素所患者泣而受命時及軍中尉王茂元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爲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焉左軍副使那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上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面聖人出而宗實始悟卻入卽諸門已踰故事添人守捉矣邢元實翼道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東頭環泣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卽位是爲懿宗歸長公儒居方皆殊死籍沒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上在藩邸時承恩遇實生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學士蕭冥爲志文皆刻其事及夔昭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還藩邸大中末嗣位之後人間竊有擬議者冥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爲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元朝顯尊宜宗廟室

東觀奏記卷下終  
八之美人士齊蕃初承恩殿寶坐  
王萬壽公主燕美於臨林學士獻其志文晉陳其  
文選朝臣正正王錄刻而碑生爵徽蕃初大中未碑  
立於八間高齊其書其曰北塔言飲公陳式轉在具  
顯碑王顯對對笑人豈崇書皇太叔太常林皇初繼日

# 承華事略 一卷

一  
卷  
承華集

臣惲謹言伏以學止虛文在明時而何補士傳民語恐小  
道之可觀俯瀝愚衷仰陳瞽誦臣誠惶誠恐叩頭叩頭恭  
惟皇太子殿下溫文海潤孝敬日暉方丕承天序之時有  
歷試諸難之命事統給萬幾之廣君門邈千里之遙雖獻  
足以有臨明足以繼照仁足以及物智足以周知復多識  
於前言乃益隆於孝治謹採儲闈之事要庶幾賈傅之遺  
規倘賜一觀豈勝至幸波洋少海固不擇於細流德表華  
箴竊效持於衆美臣惲今所纂集名曰承華事略凡廿篇  
釐爲六卷謹奉牋投進冒瀆嚴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  
惲誠惶誠恐叩頭叩頭謹言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日朝  
列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臣王惲進

臣憚嘗讀文王世子賈誼保傅篇二者教養太子之方盡矣第去古逾遠其典禮有不復行於今者又伏念殿下春秋鼎盛以天挺英獻之資復有不待學焉而後能者故臣愚慮敢述其切時近用可舉於今庶有補於來者著而爲篇然事有先後必循序而進竊謂孝者德之本也唯天子之孝以寧親敷教爲大故首之以遺事愛者孝所生也惟孝友于兄弟故繼之以立愛孝愛旣立亟當正者國之本也故繼之以端木本雖端非學無以成其德故繼之以進學學不無異端之害故以擇術謹習次之教尊德成必取正於官非聽政無以念諸用非達聰無以周其知故方其聽政卽以達聰繼之國政之外兵戎爲重故以撫軍次之

軍國事殷舉措之間恐涉僭悞故以明分次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故繼之曰崇文尙文之實親賢爲本然不可不辨其邪正故親賢後繼之曰去邪正人之言無匪宏益故繼之曰納誨雖聖人不能無過諫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先以親之幾諫次以已之從諫思互爲儆省爾至若仁民愛物非德澤何以加故預之以推恩德加於民而儉約逸豫居上者尤所當尙戒天下之事無大小官得人則治故以審官終之自廣孝至審官凡二十篇釐爲六卷篇有圖俾見古人當時事蹟之偉後有說以致愚慮循序近用之義且易於按觀題之曰承華事略臣不自揆涓埃之微何以益崇深之海嶽猥以惓惓愚誠庶千慮一得或可

承華事略序

儲闈萬分之一蓋臣素願也臣王惲謹序

承華事略序  
臣王惲謹序  
儲闈萬分之一蓋臣素願也臣王惲謹序

承華事略目錄

廣孝	立愛	端本
擇術	謹習	聽政
撫軍	明分	崇儒
去邪	納誨	幾諫
推恩	尚儉	戒逸



掛恩	尚劍	如
志	除	幾
懸軍	肥公	崇
戰	斷	新
黃	立	崇
承華事略目錄		

承華事略

黃孝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於寢門外問內臣曰今日安否內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未無也原再也無味惡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唐元宗開元二年宴京師侍老於內殿八十至九十者版授賜爵及几杖粟帛有差給一子侍婦人亦如之其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天寶十二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臣憚伏聞殿下天粹元良日隆純孝其問安視膳於兩  
宮之間與古契者多矣然於君父之孝復有當廣之者  
如承顏順志俾聖躬寧於上庶事康於下乃臣子孝敬  
之至故揚子孝至篇云孝莫大於寧神謂尊祖考安神靈也寧神  
莫大於寧親終於四表之懼心如唐之賜爵給帛孝子  
勿事征防親年及者還民及詔天下家藏孝經有三王  
四代養老之遺風焉豈非德加百姓四表之懼心者乎  
惟殿下詳覽益廣至德

立愛

書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

後漢和帝為太子時特親愛兄清河王慶入則共室出則  
同輿及即位待慶尤渥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所  
以垂意甚備

唐睿宗諸子傳曰元宗為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  
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天  
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  
之樓帝時時登之間諸王作樂必急召升樓與同榻坐或  
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勸世謂天下友悌古無有者  
時有鵲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長史魏光乘作  
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  
臣憚切惟父子存乎天性兄弟謂之彝倫友愛親睦人

心之良德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茲蓋言  
常人以一身齊治尙先悌於兄長故能施於政事矧國  
之儲貳家有四海者歟異時將以立愛立敬睦九族建  
宗親使維藩維城之勢屏翰王室措天下於磐石之安  
不以友愛爲本可乎故伊尹於太甲嗣位之初不遑它  
務首以愛敬爲訓太甲竟能悔過思庸言思念常道也復爲殷  
之賢君唐明皇以一念深至致開元雍熙之化茲非前  
世之明效歟

端本

尙書太甲下伊尹訓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本正則萬事治太子者國之本也

魏元忠傳袁楚客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  
固國之興衰係焉

臣惲謹按孟某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人君者天下之表則故以一身爲天下之本太  
子者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屬人心所歸問是本正則國  
正國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遠邇莫敢不一於正故伊  
尹之訓太甲正謂此也且政者正也以正而正不正者  
也今殿下方開物成務作貞萬邦思取法於正者非一  
而端本澄源其可後哉

進學

昔殷高宗爲王子時問學於甘盤及厥德罔顯得傳說而

告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高宗承說之教至四海咸仰其德漢顯宗立爲皇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令榮止宿宮中積五年榮上疏云太子以聰獻之姿明達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

臣惲觀自古人君雖秉聰敏獻哲之資必由學以成其德者蓋所以突聖政明新之理以正其心術通古今治亂之源以增其智慮使聖益聖明益明雖比隆唐虞無難且如射弓學書一藝也非習焉尙不能造其妙况治

國平天下之道哉故傳說告高宗使終始常在於學既無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之謂也伏聞殿下屢召儒臣講肄經史進進不已非惟緝熙光明抑以仰副聖上訓學之意爲國福祐豈不偉哉

擇術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爲晉明帝臣惲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之

謹習

漢景帝太子徹聰明有智術好詩書善史隸時竇太后尙黃老言令太子諸王通讀之太子獨能解其意而心弗好也每還宮取儒書名法之術習讀之及初立即能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舉用俊茂與之立功至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幽眇及即位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惓謹按保傅篇陳教太子首以所習爲言蓋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且常人所習或違遠善性猶云不可况生長深宮極于富貴者可不慎歟如武帝之黜百家尙儒術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容受直言好賢不倦正由謹

其所習於初故也逮其孫孝元習音曲爲樂至牽制優游不果於斷二君之用心賢否可不鑒哉然仁孝禮義詩書射御乃所習之正也今殿下仁孝恭謹聞於中外在移養嗣德之初能所習皆正無一念不謹臣知雖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如此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 聽政

元魏太武帝燾少聰明大度旣立爲太子明元帝詔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宿德舊臣厯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爲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穆觀達政要識吾

旨趣丘堆在公專謹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  
帝時隱而窺之聽其言論大說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相  
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羣臣時奏所疑帝曰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臣憚觀歷代明君皆令儲貳監國政者正欲移養君體  
厭服臣下審明治道熟知民事爲務猶聖上今日之付  
殿下豈特使經理機務習熟節目者哉然政之紀綱不  
過審慎官爵勤恤民隱明信賞罰至公無私而已所謂  
審官任賢使能與我圖治也所謂恤民輕徭薄賦以厚  
民生也所謂明信賞罰功罪允當聞者悅服也誠能如  
此雖堯舜之治不是過也惟殿下畱神省鑒

### 達聰

唐太宗問魏徵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  
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闢  
門者謂開闢四方之門廣致衆賢明四目達  
四聰者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雖有共鯀不  
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  
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憚謹按尚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  
居九重之深所聞所見者不過左右前後之事此舜之  
所以達聰也故遠聽于忠良者則聞所未聞偏聽於左  
右者則事多欺蔽伏惟殿下方毓德春宮重光華夏於  
圖治有爲之初達聰廣聽似爲急務又傳曰審所以聽

言受則事下不欺蔽矣如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亦達  
聰之一端也

撫軍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  
制也

西漢高帝紀帝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隴西車騎巴蜀材  
官及中衛卒三萬人令太子監撫關中

唐順宗爲皇太子德宗幸奉天太子常親執弓矢率軍後  
先導衛及戒嚴朝夕巡城傳宣撫慰督勵戰士故感激奮

發氣益百倍

臣憚切見聖上往年詔殿下領樞密院事正古昔撫軍  
制也每歲車駕巡幸兩都以萬乘之富六軍之衆如大  
獵以軍律驅馳宿衛按羽林環布殿下躬行扈從所當  
齊整軍容撫慰將士使遠忘跋涉之勞日聞歌舞之樂  
天仗所臨宵嚴晝肅致鸞輅清寧省方之外無他軫虞  
誠臣子起居之大節也至於樞府軍務比之先日尤宜  
仰畱睿算乃天下安不忘武備之義也

明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  
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

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等請改外辨於外備絳紗衣爲朱明服乃從之

臣憚曰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明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何謂分君臣上下是也一或不正何止動生悔吝且有事言不順之忒矧太子正名辨分者也使天下明知儲副有尊君卑臣之德異日撫臨萬邦安有干名犯分事言不順者哉如漢成之出龍樓門而不絕馳道肅宗之易絳紗而改服朱明誠可以爲後主之法云

崇儒

漢月帝始爲太子世祖拜桓榮爲博士授太子經令止宿宮中者五年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傅存問賜以珍羞帷帳後爲少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陳謝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至精能無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慎疾重愛玉體

唐元宗初爲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命右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疑義數條無量皆衣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學官胄子賜各有差



順宗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臣憚觀明帝之奉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聖上之立  
國學教胄子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道故  
也然尊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道堯舜  
文武之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脩而明之故爲百代帝  
王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關係教化曠而未舉者數  
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絕於下孔  
殿未脩帝師虛其位龔封未定祀事乏其主灑掃未給  
祖庭爲之蕪如或當行惟殿下留意其尊師重道之實  
光賁千古矣

親賢

漢惠帝爲太子招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爲客  
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  
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用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  
護太子

元稹教本書云唐太宗爲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人爲  
學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李元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勛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雖閑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  
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臣憚伏觀自昔茂建元良所以屬民望植國本故必妙

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誨蘊  
崇其德而况聖上預付殿下以萬幾之重哉其所急者  
莫親賢爲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須積以歲月然後棟  
梁椳闌隨濟厥用不然顧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  
况治天下之廣居乎嘗聞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  
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大  
隨材曾不乏用以致昭丕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聖神  
廣運亦被驅策者有所效耳其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  
殿下留意

去邪

邢峙任高齊爲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食菜有

邪蒿者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以食文  
宜聞而嘉之賜被褥縑纈良帝雖於不意乘間將曰  
賈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太公弗與曰  
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憚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卻而不進其  
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光曰太子  
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誠有旨哉

納誨

晉元帝立子紹爲皇太子以溫嶠爲中庶子深見寵遇與  
爲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宏益又獻侍臣箴其略曰  
無以處極利在承貞思有虞之烝烝遵周文之翼翼晨昏

靡違夙興宴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  
稽古訓導懼道未融造膝詭辭咎將蘊崇鑒于九二天祿  
永終太子皆嘉納焉

臣惲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留心已從

庾亮之言復納溫嶠箴規至多宏益故能遇事損抑

謂止建西池樓觀也不妄舉動謂勸不親征王敦也宜其號兩晉賢明之主良

可鑒也

幾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  
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懽甚顧太  
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封及裴延齡韋渠  
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  
卒不得用

臣惲切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之非  
便舉動之過差而內發至誠遠徵古義周旋規切達其  
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所安故孔子以  
幾諫為言曾孫以不逆為甚又傳曰親有過子則降氣  
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頤愛而勸光武順宗以無荒  
而對德宗其於父子之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

特表而出之伏惟殿下詳覽以廣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傅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文徹善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限也化與心成故中去聲道若性皆合于道如性自然也

晉明帝在東宮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中庶子溫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及王敦舉兵內向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

子乃止

臣憚以太子甫冠處深宮供子職而誼之說防閑諷誦之嚴如此其備以為過論然以宗社儲貳言之意在馴致涵養預崇懿德異時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遠哉况殿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聞於中外欲虛已聽言斂天下之明以為已明取眾人之善以為已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為不用恩焉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治天下

其易如物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文王自正其過妻至于兄弟至臨御家邦皆舉已心加于人而已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謂大過強於人無他事能推其所為恩惠

耳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天至寬和容眾聞百姓賦役勤苦戶

口未實輒斂色容重於勞擾宮臣有老父母者常進存問

歲時加賜珍膳衣服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屬有獄牒攤者

法士人結流庶人徒大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

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或霖雨積雪令行視閭巷出

襦袴以施貧凍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慚伏見聖上近年為征役煩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災

薄加賑濟殿下日者慮繫囚淹滯也減雜罪而輕之念

鰥寡困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德澤鴻龐者也今殿

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失懷保

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哀庶獄之無

辜見鬻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利而利當更而更

者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

進見德皇必有諫說未嘗懈倦故天下陰受其賜者二

十餘年正以推此心加諸彼而已

尚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時俗稍奢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京師穀貴令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普通元年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斷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羹不和非憎榮而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揮切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居處服用稍加

華美未爲過舉然帝堯以卑宮室稱聖君大禹以菲飲食爲令主蓋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大也兼儉德者化民之本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衰敝此必然理也伏見聖上自臨御以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繪綈去塗金率以朴素爲先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志承訓以謹其始天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享國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壽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是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惲謹按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兢業者以天下萬事叢於一  
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失甚大昔大禹  
克勤于邦惡旨酒好善言而惜寸陰恐爲善日不足也  
臯陶尙陳戒如此後之嗣王春秋方盛者固當寅恭儆  
懼戒遠逸豫頤養福壽則邦其永孚于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余官亦時  
重選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宗太和  
四年左庶子孫革奏青官列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

文學端士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近年有流外出身者  
稽諸故事未嘗聞流外出身者得廁此官當司有司經局  
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  
也今五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  
蕪蔓請自今以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勅旨準依

臣惲按唐高宗爲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官一  
篇今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充東官司  
局者正以貞觀以來餘官重選其流不雜之意唐之選  
擇至嚴慎如此又嘗聞前金時東官官寮遭遇纂承一  
切改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名爵比常秩爲特優遠觀  
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間誠有當取鑒者已

明夷待訪  
錄一卷

承華事略終

揚州馬氏玲瓏山館藏本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

姚江黃宗羲梨洲著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傲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

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且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大有所異哉好

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功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畢世而所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

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也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首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

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旣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滕固局鑄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  
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  
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  
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  
治而分治之以羣公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  
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  
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  
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  
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  
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已死而爲已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  
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於

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  
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  
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  
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  
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  
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  
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  
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  
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  
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  
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

惟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事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厯初年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以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

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與之爲之昏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已而立也後之人主

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  
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  
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  
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  
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  
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  
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  
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  
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  
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  
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鯁鯁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  
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  
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  
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  
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  
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漆之中以博憲章  
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係於  
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  
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  
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學校封建卒乘之

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交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當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

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一位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經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己先絕矣不幸國無長君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

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旣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不之設官之意旣訛尙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尙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之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旣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夫權不能無所寄彼

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爲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爲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旣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



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  
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  
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  
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爲相  
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  
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此其例也四方上  
書言利弊者及待詔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  
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

養老恤孤訊誡大師旅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  
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  
磨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  
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  
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  
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  
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趨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  
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無  
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鬻爭富貴薰心  
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  
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

事亦失之矣於是學校變而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皆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歟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撻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尤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攝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曰一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一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託之於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毋得出白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煙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

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無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卽隸於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別其有學行者歸之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爲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大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於太學使知民之情僞且使之稍習於勞苦毋得閑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以號於衆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於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於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於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不別遺考試官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於學行者學官咨於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歷者能算氣朔卽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於欽天監  
學醫者送提學考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於冊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無玷清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母得以勢位及弟子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祠者皆

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冊一冊上祕府一冊送太學一冊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以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

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故入其境有違禮之  
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捨之喪優歌在耳  
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當日毅宗嘗患之也爲拔  
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  
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旣以輕於解試  
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  
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  
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  
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

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貲郎其源不能清也換授  
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  
於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爲紛亂而無  
益於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  
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  
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  
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  
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  
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  
柳冕卽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  
傳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

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本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果安石始決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闊無用之具余謂當復墨義古法使爲經義者全寫註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疏者細由後則愚蔽者細亦變浮薄之一術也或曰以誦數精粗爲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甯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讀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讀也先儒之義

學其愈於誣訂之勦說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取天下之士於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徒皆可爲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尙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於禮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枉才嚴於用則少倖進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

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旣聚此千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甯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做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爲一科子午

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爲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註疏及後儒之說既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忌諱喪禮服制不以爲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荀董揚文中爲一科管韓老莊爲一科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宋史有明實錄爲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實而辨是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於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

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集於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爲度考官聘名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尙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鑒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爲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爲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爲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部舉一人與於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職事觀其所效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者舉主坐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學行典 學校 三十一  
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次待之舉主  
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德  
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能德  
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歲月累  
試分爲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爲侍中屬吏中  
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士  
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子十  
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今也大  
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其始進不

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子不論其賢  
否而仕之賢者則困於常調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  
害於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分  
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吉凶  
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興  
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三考升貢  
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鎮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吏  
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卽眞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

上之於朝政府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  
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爲人  
喉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事卽應  
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看詳其書足以傳後  
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  
非謬亂者如今日起宦光說文長箋劉振識大編之類部  
帙雖煩卻其書而遣之

###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  
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爲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  
分置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  
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  
其後析爲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  
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  
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  
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  
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宜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三關甯  
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  
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  
商稅聽其征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  
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

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甯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  
利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畧  
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旦夕之  
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  
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爲長子孫之計一也  
國家一有警急嘗竭天下之力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  
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嘗不如客兵故嘗以調  
發致亂天啟之奢曾崇禎之萊圍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  
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嘗以一方而動四方旣各  
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卽一方不甯他方晏如四也外有  
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  
已不可爲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  
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內之事也井  
田旣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  
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蓋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  
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  
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無事于  
縷分區別而爲則壤經野之事也夫天下之賦重定天下  
之賦必當以下下爲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  
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

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尙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爲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

繁庶也今幸民之被戮爲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旣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血塗溝畛遂徑之制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天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爲井田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

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于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什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授於上而賦以什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賣爵貨假推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于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計慮豈不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于古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旣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

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甯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尙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爲十也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卽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

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卽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曆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爲難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萬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尙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爲困苦富民之事乎吾故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

難者曰屯田旣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田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獲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爲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十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剋剝其軍者何所不爲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歟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旣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

田賦律議錄  
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  
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  
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  
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  
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  
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  
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  
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  
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  
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

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  
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  
銀力二差又并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  
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  
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  
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萬厯間舊  
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  
三十萬倪元璐爲戶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并入  
於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其知之所以亡天下之  
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  
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如此民

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受田於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戶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况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值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值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田土於是布帛之折錢者與穀米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

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之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甯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民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卽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尙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况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旣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與斯民爲仇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



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易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

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衛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衛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於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

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於農然且不可乃又使軍分於兵是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東事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仗費數百萬金得兵十萬餘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衛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卽其人也其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衛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衛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耕者無人則屯糧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於是益之

以民糧又益之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四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之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輸挽者也中都大甯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

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旣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無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且都燕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畿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甸不因此明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兵之故至不得不養及於民猶

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爲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於戶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無資于養如以萬曆六年戶口數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一十戶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畿之內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衛然亦不過千里假如建都金陵其入衛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

金陵人口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  
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年則以守郡  
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  
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  
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  
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  
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無養兵之  
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  
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  
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臣至大帥者干涉文臣卽其品級懸  
絕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趨入庭拜其門  
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於天子者  
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  
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人擁衆與賊相望同事鹵掠  
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  
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  
然則武固不當重歟曰毅宗乃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  
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爲將武之入商太公爲將晉作  
六軍其爲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  
武人然必聽節制於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

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然且不可而況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於爲將使小人而優爲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於小人爲重武耶爲輕武耶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屬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旅赴賊俱死尙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義於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飈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衆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僕隸者之未爲非也然

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歟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於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藜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鈴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搃旗之士儒生無所言進何也曰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無濇冶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

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爲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以待人而戰也

###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爲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闈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洩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洩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爲犬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爲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豬健狗之徒不識禮義喜鹵

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爲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戶百戶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千把總之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尙書卽爲總兵侍郎卽爲副將其屬郎官卽分任參游設或征討將自中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卽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卽參用

其間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爲尙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將帥之事也卽一人以力閔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來田野市井之間膂力稍過人者當事卽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厯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爲一途爲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爲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爲用武之本

不以麓暴爲能是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使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饋問器飾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賈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玄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

以爲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鉄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厯以前嶺南用錢之外雜以金銀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惟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罷元和元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布帛太和三年

飾佛像許以金銀惟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於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弗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於是以金銀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常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於官



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舒之故元以稅糧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旣不行錢僅爲小市之用不入供賦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戶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於民間者尙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宮奴主之以入大內與民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於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旣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水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尙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

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於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賍私難覆五也盜賊肱篋負重易迹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重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惟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而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常顧此而失彼所以沮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旣薄惡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於下下不行於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錢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於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

山官爲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一錢製作精工式樣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權一切以錢爲稅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生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鈔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永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兩所入旣多將金與土同澆矣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得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也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於唐之飛錢猶

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製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酒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采之稱提鈔法如此卽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時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

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卽以之抵商稅在場卽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拓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於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旣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旣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筐篋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

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耳而有佛之宮室  
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  
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於紙錢香燭以爲巫資於烹  
宰以爲巫資於吹歌婆娑以爲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  
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  
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  
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士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  
小民吉凶一循於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  
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  
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  
爲倡優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

槩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  
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  
來商又使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  
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戶充之自王安石改  
差役爲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吏胥矣故欲除奔  
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  
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  
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  
戶長以督賦稅今坊里長者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今

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散從手力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雇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於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於我也其二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於官府而鄉民之於放里長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雇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

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於差役與曰差役之害惟有衙前故安石以雇募救之今庫子解戶且不能不仍於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爲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卽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亦如郡縣蓋吏胥

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爲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勑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旣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徒羞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多出仕之途旣狹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卽其人之姓名且不能徧况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者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子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

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爲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卽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爲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旣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

票擬天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爲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爲家故以府庫之有爲已有環衛之強爲已強者尙然末王之事今也不然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廷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爲非其有曉曉而爭使人主之有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皆奄宦爲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維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朝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朝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

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何喜怒爲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爲容悅矣師友以規過失爲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爲內臣士大夫以爲外臣奄人旣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卽以奴婢之道爲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於奄人而受加之於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蓋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於是天下之爲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於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旣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見其是非甚

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過或勉人於近事而闕於古則以爲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爲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爲之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於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於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爲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爲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宦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責

而鄭元之註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是周禮爲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勿爲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爲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事若使爲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爲固然得志勿爲則是以周公爲舛錯矣苟如元之爲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人以寺人隸於冢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人不顧禮義凶暴是聞天下聚凶暴滿萬而區區以係屬冢宰納之今健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其不能亂奄人之衆多卽未及亂亦厝火積



薪之下也吾意爲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  
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  
不廣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尙欲避之况於  
子孫乎彼鯁鯁然惟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於其子孫是  
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尙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  
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明夷待訪錄

終

